

運輸戰綫上的英雄們

江芷千編寫 秦耘生插畫



青年出版社

322X95

運輸戰綫上的英雄們

編寫者：江 芷 千

插畫者：秦 耘 生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甘雨胡同甲二三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青 年 印 刷 廠
京華第一印書館北京二廠

1952年9月初版 定 價 8 0 0 元

1953年1月再版 30,001—47,000

目 錄

大橋修好了	一
英勇的民工們	二
青年司機胡克輝	六
準時開車	三

大橋修好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的一天早上，天一亮，敵機就來轟炸了。起初投下的幾個炸彈，都落在江水裏，後來一個炸彈把江面上的大橋炸斷了。

火車躲在山洞裏，沒有給敵機炸着，可是橋斷了，不能開過去。後面的火車到了這裏，也只好停下來。

「修起來吧，前方一時也不能缺少彈藥啊！」

「把大橋修起來，支援前綫！」

戰士們決心把這座大橋修好。

不過，要修成原來的樣子，別說時間來不及，就是材料也成問題。戰

士們決定先用當地可以找到的材料，來造一座簡便的橋，爭取早日通車。

北朝鮮一月的天氣還是非常寒冷的。土地凍得很厚，硬得像石頭一

樣。戰士們用洋鎬、鐵鍬向凍土和岩石進攻，刨一下，鏘一聲，振得兩手發麻，可是刨下的土塊，還沒有手掌那麼大。晚上，黑得什麼也看不見，因為敵機常來騷擾，又不能點燈。戰士們看不清刨的地方，就抓把雪做個記號再刨。

戰士們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冷天，刨得滿身大汗。他們脫掉棉衣，只穿着襯衣刨，不久，身上的汗又把襯衣濕透了。有時天上飄着雪花，落到戰士們的身上，立刻就溶化了，但是一陣西北風吹來，只要稍為停一下，馬上把濕淋淋的襯衣凍上一層薄冰。使勁刨一會兒，襯衣上的薄冰又溶化了。戰士們就是這樣不停地工作着，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可是誰也不肯坐下來休息。戰士們的心裏只有一個意念：「趕快修好大橋，把糧秣彈藥送到前綫去，消滅美國強盜。」

戰士們一邊刨土填路基，一邊就開始在江心按橋墩。這時候江水凍得足足有半公尺那麼厚，要按橋墩，就得先把江上的冰打開。

洋鎬刨着冰塊，乒乒乓乓，冰刨開了。可是碎冰浮在洞口，橋墩還是按不下去，要把冰塊撈起來，又沒有工具，怎麼辦呢？

「冰塊不撈起來，我們的工作就不能完成，全部工程都要受影響。我們下水撈啊！」排長仇奉章喊着，就跳下江去。刺骨的江水，直浸到他的胸口，他不慌不忙把繩子捆好一塊塊冰塊，戰士們把冰塊一塊塊拉開去。接着班長王謙，共產黨員劉煥發和好幾個戰士也撲通撲通跳下水去。他們浸在水裏整整弄了一夜，漂着的冰塊才都拉開了。

「你看，我的手啥也不知道啦，打不了彎啦。」王謙跳出水來，沙啞地說。

天亮了。天一亮，敵機就會來亂炸，大家連忙帶着洋鎬鐵鍬回防空洞去。

在路上，冷風一吹，浸濕了的衣服結上了冰，褲子袖子等都凍得硬邦邦的像木頭，走路跨不開步子，胳膊也沒辦法彎了。

「跨大步，快！」

胳膊和腿一使勁，凍得邦邦硬的棉衣棉褲格啦格啦地響着。走回防空洞吃了飯，躺在稻草上烘烘衣服。衣服還沒有烘乾，大家早呼呼地睡着了。

每天，戰士們一面加緊工作，一面想辦法克服困難。

橋墩終於按好了，再有幾天就可通車了，這是多麼使人高興的事啊。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這兩天突然變了天氣：先是大風大雪，後來又連日連夜下起雨來。山澗裏的厚冰，山上的積雪，給雨一淋都化了，雨水、冰水、雪水匯成一條洪流，從山上沖下來。江上半公尺厚的冰，給洪水一沖都崩潰了。大塊大塊的冰隨着洪水以排山倒海的猛勢傾瀉下來。

「轟隆，轟隆！」快要修好的大橋給沖垮了。

轉瞬間，造橋的材料都散了開來，順着大水，直向下游沖去，有的碰到峭壁岩石上碎成小塊，有的沖到沙灘上擱淺了。許多材料都給洪水沖走了。

正在山崗上觀察工程的黃金柱可急壞了。他立刻飛快地跑到住的地方大聲喊：「洪水來了！橋沖垮了！快搶救材料啊！」

躺在防空洞裏的戰士們，一聽說眼看就要修好的大橋給沖垮了，大家急得連棉衣也顧不得穿，急急忙忙地只穿上襯衣短褲，就向江邊跑。

江水像煮滾了的水一樣，夾雜着冰塊翻騰着，撞擊得江邊的厚冰「隆隆攻隆」地不斷地發出破裂聲。戰士們毫不猶豫地跳上厚冰塊到江中心去搶救材料。

這時候，江邊上趕來許多朝鮮老大爺們。他們已經見過不知多少次被洪水沖走人的事，知道站在冰塊上打撈東西是非常危險的。他們拚命擺着手大叫：「上來吧，同志們。危險啊！」可是戰士們仍舊抬着一根根的二百多斤重的大木頭搶救到江岸上去。他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只想多搶救一根木頭就是多增加一分抗美援朝的力量，因為這些材料有的是朝鮮老媽和小姑娘們在大風雪裏從高山上送下來的；有的是從祖國砍下，再由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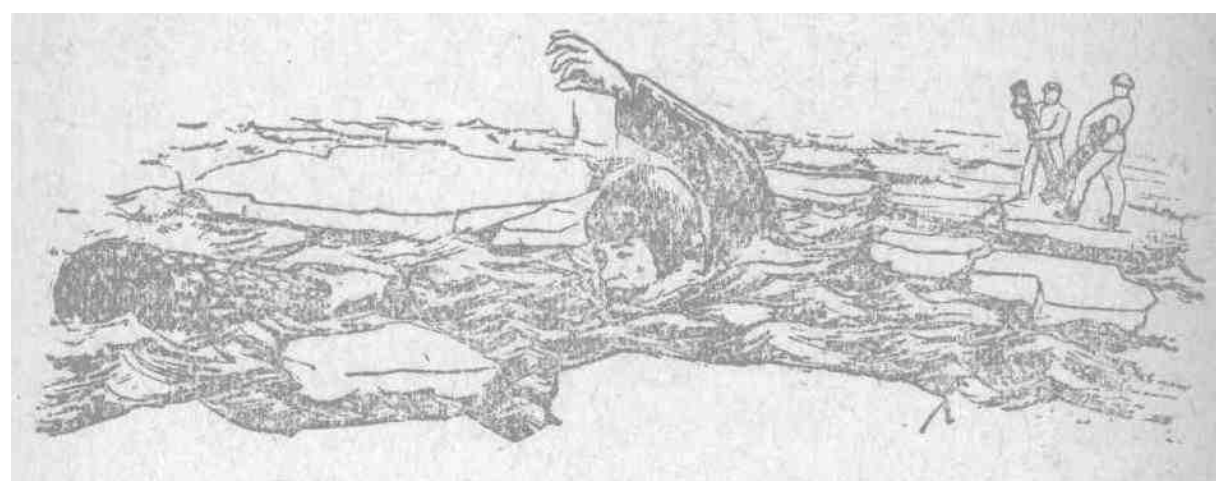
勇的司機同志們冒着敵機的掃射和轟炸運來的。沒有這些材料就不能修好大橋；修不好大橋就不能通車；不能通車就不能充分地供應前綫的彈藥糧秣，不能更多地消滅美國強盜。

戰士李明堯撈起一根大木頭，剛扛上肩膀，突然被一塊大冰塊一衝，把他踏着的一塊冰塊撞得粉碎，連人帶木頭摔下江去。李明堯狠命一竄露出了頭，一伸手捉住了那根木頭想爬上另一塊冰塊，可是水流很急，一下子又把他連人帶木頭打沉下水去。他再猛勁往上一竄，捉住那根木頭，隨着急流冲得直往下滾。

岸上的同志們看見急壞了，連忙喊：「李明堯，快丟掉木頭上岸吧！」「有我李明堯在，就有木頭在！」李明堯回答。

他就這樣一次被急流打下去，又一次用勁露出水面地和洪流、冰塊搏鬥着，冒着生命的危險，終於把那根木頭搶救上來了。

副排長尹玉常，三次被冰塊打到水下去，碰傷了五處，連長幾次三番



喊他上岸休息，可是他却說：「難道我還輸給冰塊嗎？我一定要戰勝它！」

岸上的朝鮮老大爺們，看到戰士們這種忘我的精神，也都跟着跳下水，和戰士們一同去搶撈。年輕的姑娘們和青年婦女們也幫助大家扛木頭。經過五個鐘頭的搏鬥，大部分材料都搶撈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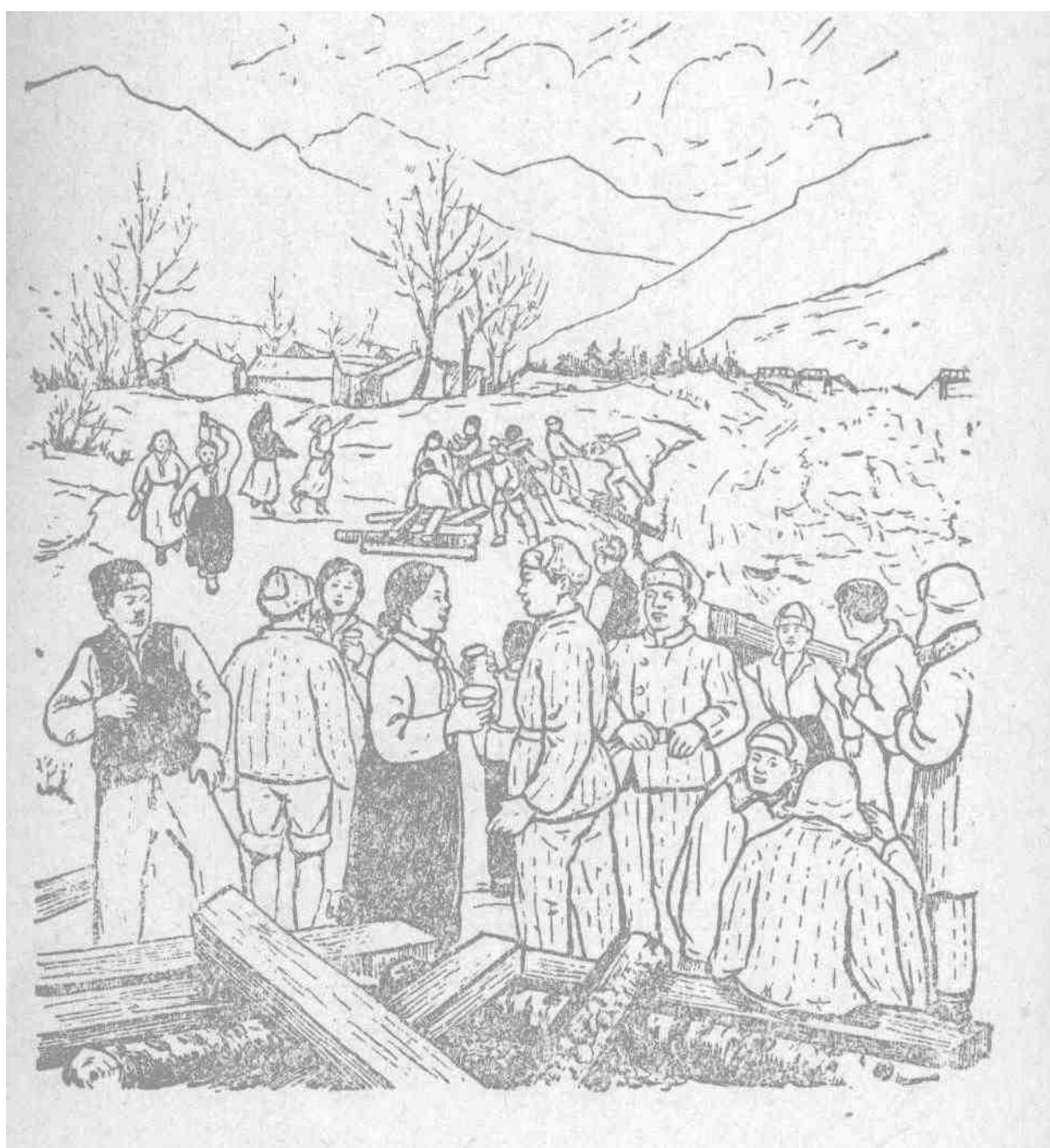
村裏的朝鮮老大娘們送來很多的朝鮮酒，那是藏在地下沒有讓美李匪軍搶走的酒，是他們心愛的東西。他們要給這些英勇的戰士喝了暖暖身體。

幾天之後橋修好了，車也通了。一列列裝滿彈藥糧秣的軍用火車，在這座新修的便橋上通過，戰士們都笑了。

可是敵機又來轟炸了。

三月九日那

天，敵機在新修的大橋附近丟了許多炸彈，可是全沒有炸中，只把江水炸得升起一條一條的水柱子。敵機還投下了兩顆定時炸彈，一顆落在江岸上，一顆正落在二號橋墩旁邊的江水裏，假使到時候這兩顆炸彈一爆炸，



橋樑就會被炸毀。戰士們決定把定時炸彈拉走。

當天晚上，天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戰士們先把岸上的一顆定時炸彈拉走了，但是在這又黑又冷的寒夜，怎樣把丟在二號橋墩旁邊的炸彈弄走呢？

這時候，三班副王國章拿了一根有鈎的繩子，脫光衣服，第一個跳進冷冰冰的江水裏去。他在水裏摸來摸去，找不着炸彈，冰水却把他凍得透不過氣來了。岸上的同志看他老不上來，都急壞了，大家叫着：

「我來換換！」

「我來換換！」

「讓我來換換！」

王國章心中有數，換人要耽擱時間，萬一定時炸彈炸開了，可不是玩的。他鑽上水面，喘了一口氣，急促地回答：「不冷，不冷，我保證把它摸上來！」

說罷，他又鑽下水去。隔了一會兒，到底把炸彈摸到了。他把鉤子鉤住了炸彈的小環，然後露出頭來叫：「拉！」在岸上的戰士們就使勁拉。「叭」的一聲，鉤子脫離了炸彈，沒有拉上來。這時江水把王國章凍得半截身子都僵了，他咬緊牙齒，又鑽到水下，重新把鉤子掛好，伸出頭來喊：「拉呀！」

「拉呀！」岸上的戰士們一齊努力拉，王國章看見炸彈快上岸了，他連忙跳上岸，幫着大家一同拉。連長看見王國章還光着身子，叫他快去穿衣服；王國章却說：「不冷，不冷，炸彈給拉開了，我的心哪，比火還熱呢！」

「哼唷！」大家又使了一把勁，定時炸彈拉到岸上了；大家又使勁地拖着，把它拖到遠遠的山溝裏，到這時，王國章才完全安下心來，回去穿衣服。他一面穿衣，一面笑着說：

「好吧，去炸吧，它再也炸不了我們的橋啦！」

英勇的民工們

有一隊民工隊從東北出發到朝鮮前綫去，他們一路上都坐着火車。

有一天黃昏，民工隊坐的火車開到朝鮮平安南道的一個車站上，車停着老是不開。

「呸！幹嗎不把我們快快送上前綫呢？」民工們都奇怪起來了。

軍事代表跑來說：「現在路局有一件很重要的運輸任務，需要用我們這幾節車廂。從現在開始，我們只好走路了。同志們有什麼意見？」

「好，既然要運輸重要的東西，我們就走路吧！」民工們一面說，一面愉快地跳下了車。

「今晚要運什麼哪？」一大羣民工，擁着民工隊長，一直擠到軍事代表的面前，他們這樣問他。

軍事代表說：「今晚麼？今晚第一列車，要運一批箱子裝的醬肉、香腸和罐頭到前方去。」

「一箱有多重呢？」民工隊長問。

「一箱多少重？你問這個幹什麼？」軍事代表有點奇怪。

「嗨！假如不太重，我們也可以幫着運啊！你知道我們全是東北人，誰都會做耙犁，在雪地上空着手走和拖着耙犁走是一樣的。讓我們也來運一些吧！」

「哦，是這樣嗎？不過，每箱有四十斤重呢！」

「每箱只四十斤？哦，給我們七千箱吧！」

「七千箱？」

「七千箱！」民工隊長堅定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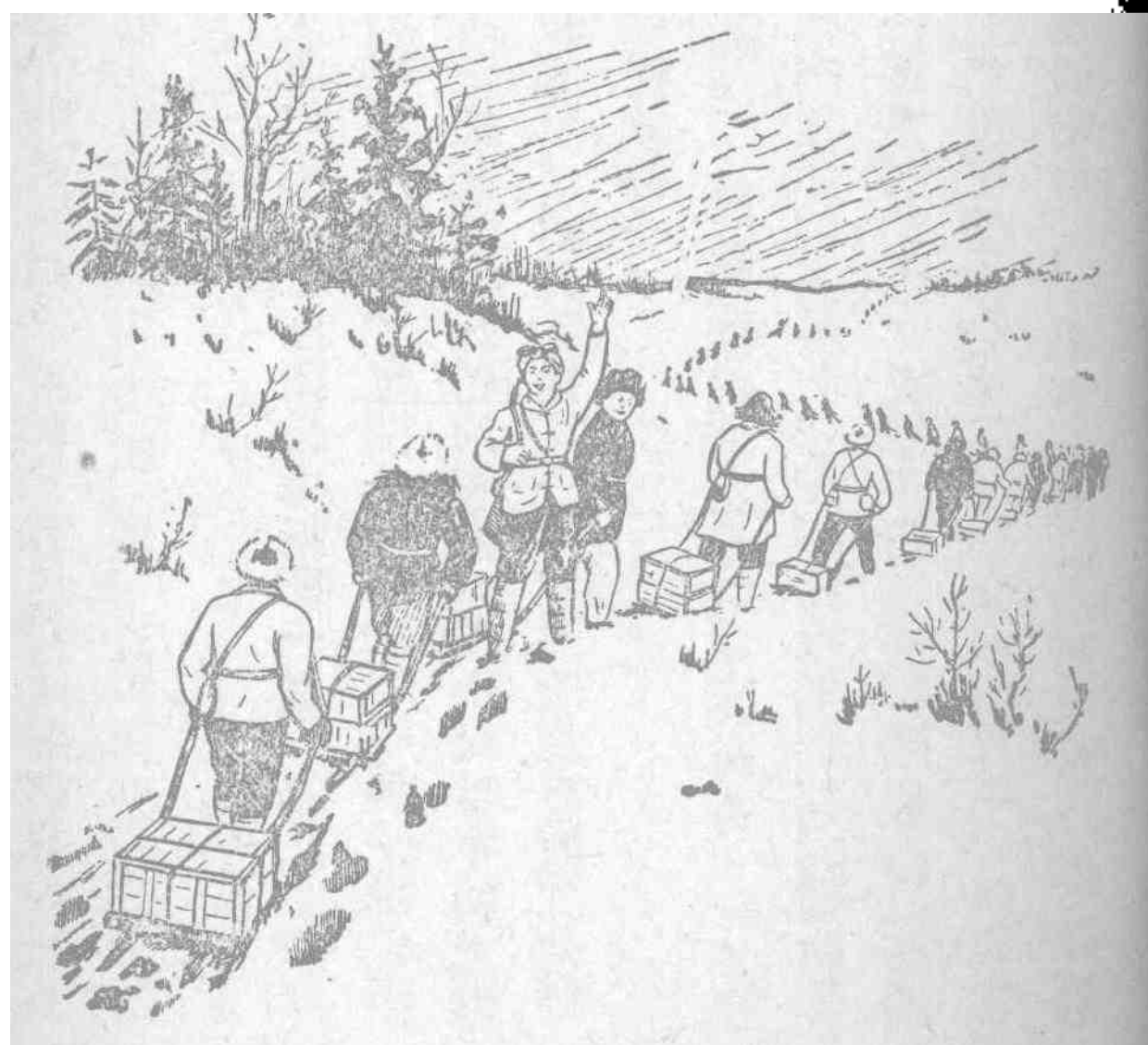
「我們保證完成任務！」民工們熱烈地說。

於是，民工們全動手做起雪橇來。一點鐘以後，有的拖着一箱，有的

拉着兩箱，唱着歌，踏着大步走了。

「嗨！民工們真是了不起，運走七千箱的食物，足可以節省七十輛卡車！」軍事代表笑着，目送這一長列越走越遠的民工隊。

幾天以後，他們來到了
一個通往漢城的火車站，做
裝卸貨物的工作。車站上的
人呀，貨呀，真多極了。汽
車、馬車等，川流不息地來
運東西。民工們從火車上把



一箱一箱的貨物搬下來，又把它裝上汽車、馬車、雪橇，送到前方去，又迅速，又有秩序，從來不會因為車站上的人多，車多，貨多而耽誤了時間。

有一天，大家正在搬運東西，車站上熱鬧得像過節一樣，忽然敵機來了，飛得高高的，在車站上空打了幾個轉，突然一個俯衝，一梭子機槍子彈掃了下來。可是民工們早趁敵機在空中打轉的時候，很快地把車站上擠得滿滿的汽車、馬車全都隱蔽起來。敵機亂掃了一陣，看看沒有發生什麼效果，便不響了。儘在天空中兜大圈子。

「奇怪，今天幹嗎還不走啊？」隱蔽在貨物背後的民工咕噥着。

正在這樣想着，忽然傳來一連串的爆炸聲，車站附近的一座大橋給炸壞了。這座橋是運輸道上的一個重要地方，火車、汽車等都要從這兒通過，才好把糧食彈藥送上前方。現在橋給炸壞了，橋這面的火車、汽車載着東西，不能運過去；橋那邊的空車子，也不能過橋來運東西。怎麼辦